

论《千金方》对各家学说的影响

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宋知行

清代医家徐大椿在论述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时指出：“仲景之学，至唐而一变”；“大抵所重，专在于药，……此医道之一大变也”。但是他对此书仍作出了较高的评价：“其用药之奇，用意之巧，亦自成一家，有不可磨灭之处”（《医学源流论》）。怎样理解“专在于药”，为何有“不可磨灭”之功，若从《千金方》对后世金元明清各家学派的影响来看，就不难领会。

（一）

金元之际，学派蜂起。以张洁古为代表的易水学派成就卓著。张氏的主要贡献在于根据脏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的气味归经，制定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，对中医脏腑病机和证治颇多发挥。这一脏腑药式，固直接沿袭《中藏经》及钱乙的学术思想，但在具体选药方面，却与《千金方》有一定关系（包括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）。本文所引以前者为主，以下简称本书）。试举肝脏的辨证方药为例。“药式”中的所谓补肝的三类（补母、补血、补气）药物，大多与本书中治肝虚寒的补肝汤、补肝散，治筋极的丹参煮散等方的用药相同。而所谓补母的诸品，尤与胆腑证治中填髓虚的数方用药，如杜仲、狗脊、地黄、阿胶等相合。可见张氏“药式”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本书的用药经验。

承继张氏学术的李东垣，对脾胃之阳的升发有独到之见，擅用补中升阳之法。然本书对脾土亦多论述，并指出在土失其子时，当“停其阴阳”，即与李氏的治内伤用补土生金、升降阴阳之法有关。特别是本书有关脾脏的用药，部分方剂皆由益气与升阳诸品组成。例如，治肉极热主诸风的石南散，以黄芪与升麻同用；治肉极虚寒为脾风的大黄芪酒，选用了芪、参、防、独、苓、

芍、白术、泽泻、黄芩、细辛等味，包含着东垣善用的益气补中、升阳降火之意。同时，在本书的各篇里，不乏补中升阳并举之方，如治脚气的风引独活汤、脚痹独活汤，乃以参、芪与升、防、葛、归等同用；治虚热翕翕然之五补丸，治不进食喜忘的远志汤，均以参、芪、术、草与升、羌、防、芎等同用。另外，《翼方》中治发背痛取利后之方，系以黄芪与升、柴、黄芩、竹叶等组成。凡此均表明，以健脾益气与升发清阳诸品的配合运用，已相当普遍，因此，不论就其组方，抑或其主治而言，都有可能为东垣的创制新方提供了思路。

（二）

与易水学派相媲美的河间学派，其主要代表刘完素，力倡六气皆能化火，用药多主寒凉。他所创制的一系列名方，如防风通圣散、双解散、凉膈散、黄连解毒汤等颇为后世所常用。然其制方之法度，似亦往往借鉴于本书。例如本书治五脏温病阴阳毒之七方，治时行热毒之漏芦汤等，多用梔、豉、葱、麻、升、翘、硝、黄、石膏、黄芩、大青、芍药、葛根诸药，不难发现其主治与选药，辄与通圣散、双解散相当接近。又如，治发黄之丸方，为梔、连、芩、柏、茵陈、大黄；《翼方》主治热实不解，用梔、豉、葱、连、芩、硝、黄，分别与黄连解毒汤、凉膈散类同。这一事实提示了本书对刘氏用药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由叶天士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施治，无疑是继河间热病论治之后的重大发展。然其有关的新方，似与本书用药不无联系。比如，本书以葱豉相配治寒热，并佐以竹叶、芦根之方甚多，反映了对风热在表的治法。至于如梔豉汤一类的方剂，或以白虎汤、麻杏石甘汤为基础的加味方亦众。比较突出的是本书中有梔子与生地

相配，麻杏石甘加白薇、玉竹、石膏、知母与地黄、芍药相伍等诸方，不仅说明气营两燔的治法已初步形成，且最后一法已具备温病中化斑汤、玉女煎加减等的雏型。承气汤的加味亦极为众多，包括硝黄与地黄、元参的配合，几与增液承气汤一致；且成为后世诸种承气复方之肇始。至于凉血解毒的犀角地黄汤，则原出自本书。此外，如治胃热渴饮之茯神汤，以生地、麦冬、玉竹、花粉等为主，也可与后世的益胃汤、沙参麦冬汤等媲美；而紫雪的初方见于本书，遂成温病中开窍镇惊三宝之嚆矢。

(三)

朱丹溪虽承河间之学，但独重滋阴降火，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。这一观点，实与本书的重视葆养精气的学术思想相合。孙氏强调指出纵欲之害，云：“恣其情欲，则命同朝露”；认为：“凡精少则病，精尽则死”，并提出了葆精之法。这对朱氏滋肾阴、泻相火的治法，在学术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影响。

更晚的张介宾着重阐发命门的精义，对阴阳互根、精气相生有着深刻的发挥。所创制的右归左归，具体体现了阴阳互求的奥旨。这一学

术主张，似亦与孙氏之论说及组方有所关联。如本书对肾颇为重视，在仲景肾气丸的启示下，不仅收载崔氏八味丸，而且众多的补益之方，以附桂温阳与滋阴填精之品同用。如鹿角丸补益方、八风散、干地黄丸、石英煎等，均治肾虚阳弱，五劳七伤，以附子、乌头、天雄、桂心与地黄、山萸、山药、菟丝、杜仲、人参、黄芪、苁蓉、巴戟等阴阳互求，即与右归丸、饮相差无几。还可注意到本书中尚有较多的填补精血之方，摒除附桂刚燥之物，如无比薯蓣丸，治诸虚劳百损；治妇人崩中方，有以鹿茸、龟甲、阿胶、地黄等相配的。这些方剂的组成，具备了左归及大补元煎的方意，悉以益元填精为主。因而不能不认为，本书实开后世补益真阴诸方之先河。

此外，孙氏还对《伤寒论》有精深的研究，他所采取的以方类证的方法，为后代柯韵伯、徐大椿等所赏识，成为伤寒学派中的重要研究法之一；同时，孙氏的“寻方之大意，不过三种：一则桂枝，二则麻黄，三则青龙”，成为诸如成无己、方有执等三纲鼎立说的滥觞。而代表攻下派的张子和，对本书亦多推重，赞誉：“孙氏《千金方·风论》中散、方，往往皆效”。可见本书对后世影响之广泛。

引火归原法治愈顽固性头痛1例

江苏省靖江县中医院 刘灿康

杨××，女，48岁，工人，1980年5月30日初诊。

患者平素性情急躁，阵发性头痛反复发作已近3年。初起头痛，在厂医务室诊治，经服索密痛、安定、谷维素后，症状减轻。但易反复发作，头痛多发于清晨，发作时头目昏眩，面色潮红，面部有虫蚁爬感，肢体畏寒，继后口唇破溃。西医诊断为“神经性头痛”。一年后头痛加剧，服上药仍不能控制症状，颇为痛苦。乃改用中医中药治疗，曾投平肝潜阳、养血平肝等剂，症情不减。现诊见：头昏胀痛，太阳穴痛甚，面部烘热，口干不欲饮，唇舌溃破，畏寒肢冷，两足不温，舌淡，苔薄白，脉细弦。证属下元空虚，阴不敛阳，

阳浮于上，虚火上扰。治以填精温肾、收敛浮阳、引火归原之法。

处方：制首乌20克，甘杞子15克，炙龟板30克（先煎），花龙骨20克（先煎），肉桂4.5克（后下），细辛4.5克，吴茱萸5克，川芎10克，藁本10克，生甘草5克。五剂。

二诊：服药后，头痛大减，唇舌溃破已愈，面无烘热。惟昨日受凉，晨起头痛又作，苔脉如前。乃于前方加白芷10克，继服四剂。

三诊：药后头痛已止，两足渐温，阴寒已散，虚火归原。药证合拍，原方再进五剂，以臻全功。

随访2年，未见复发。